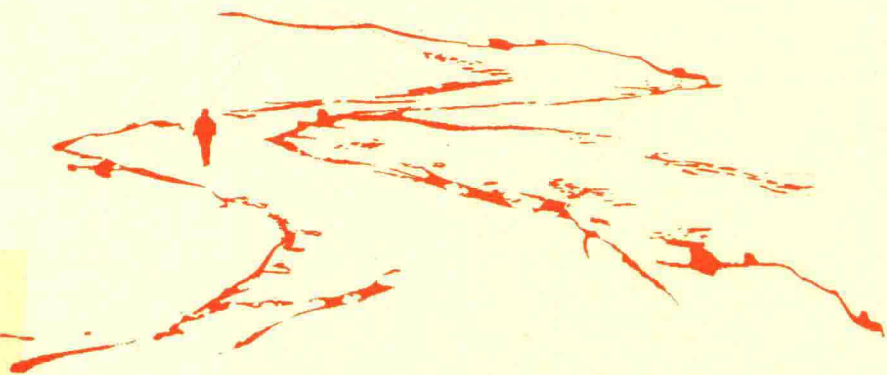


陈画半生路

张承志
著



徐画半生路

张承志
著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涂画半生路 / 张承志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7.8

ISBN 978-7-5057-4104-1

I. ①涂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绘画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现代 IV. ①J221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4805 号

书名	涂画半生路
作者	张承志 著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 8.5 印张 122 千字
版次	2017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	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4104-1
定价	39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

序：如画的理想

1

大概从六岁上幼儿园时起，我就喜欢涂抹勾画。一年后上了盩厔厂第一小学（汇文小学），大概是因为有了课桌吧，画画的爱好，立即就成了痴迷。记得我把课本每一页的边角空白都密密画满，被老师罚用橡皮擦干净。大约在二年级那年的新年，我给班上的同桌和好友都画了一张贺年片。

盩厔厂一小的同学们那时有一项享受：课间操后听孙敬修老师讲故事。须知孙敬修和收音机播出的他那娓

娓娓动听的劝善如流的故事，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一个象征——孙老师远远在台上讲，我们全校千余名学生，就那么一班班原地站在大操场上，一片寂静，听得如醉如痴。

应该是我上三年级（1957年）那年，孙敬修老师当了我们班的图画老师。不用说，我在孙老师的课堂上如鱼得水，成绩一色五分。只有一次例外：那次孙老师说画自由画，但也可以临摹他拿来的一张。后来才知道全班都画临摹，唯有我一个独自陶醉，在心在意画了一幅《黄继光堵枪眼》。万没想到，从来慈爱绵软的孙老师突然不高兴了，带着气给了我三分！

我震惊无比。图画课得三分，于我是一种不可能的事。此刻回想琢磨，或许当时我没听见孙老师改了主意让大家都画临摹，抑或是那天孙老师有心事，而我却表现得狂妄招嫌？

可能是后者。三年级的我在图画课上得意忘形，几乎是无疑的。

一定是那时我尾巴翘翘的样子，让和善柔顺的孙老师反感了……只可惜这反省，晚了半个世纪！

那个三年级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厄运之年。唯能忆起

的一件事，是和班上一个混血儿打了架，而班主任，我以为她决心要把我逼入死地，盘算给我学生手册的“操行评语”写“差”。因为她执拗地逼供，要我承认“屡教不改”。而这四个字，乃是“勒令退学”的“差”级评语的原文。

我心里唯有一个念头：要是承认了“屡教不改”，母亲会出什么事？那一天母亲劳累的影子充斥了脑海，我咬紧牙关，就是不回答这一句。天渐渐昏暗了，学校里已空无一人。班主任还在坚持问：“你说，你这算不算屡教不改？”

就在那绝望的时刻，突然孙敬修老师从一旁路过！

孙老师认出了我：“哟，这不是……他怎么啦？”

班主任轻描淡写：“他犯错误了。”

孙老师喃喃说：“是么？张承志在图画课，可是好学生呀。”

早想了事回家的班主任借坡下驴，“死刑”突然缓期了：“哼！看在孙老师的面上，今天就算了。以后再犯……”

今天我写着依然感动无比。

多少年了，我牢记着他这几句话的原因，尚不是为了

追述我与孙敬修先生之间短暂的私淑之交，而是因为他的救援结束了“屡教不改”的纠缠，让操劳的母亲遭受“连坐”的恐怖被化解了！

2

首都十大建筑的兴建，终结了我们贫寒丰富的胡同生活。四年级那年，搬家转学以后，我发觉朝阳区的热闹事（今天看来是艺术气氛），要远较城区多得多。合唱团、诗朗诵，不知不觉我就忙得不可开交。很快，我被选入朝阳区少年之家美术组，在一位姓董的辅导员门下，进入了准专业的美术训练。

董辅导员是位极棒的画家和教育家。

他用油画和彩墨，分别画了两幅京剧肖像。我们在底下嘀咕，扮演苏三的画中女演员，就是他的女朋友。

我久久地看着。油画浓烈透明、彩墨挥洒自如，如在我痴痴凝视的眼前，展示着美术境界的可望不可即。

他对我们的素描训练，完全是科班水准。美术组分为初中组和小学组，初中组那伙大哥大姐已然是艺术家派

头，他们画那种卷发的石膏头像，忙着考入美院附中之前最后的临阵磨枪。而我们小学组则永远对着石膏六棱体或三角锥，每周日画一个上午。董辅导员要求我们把自己积累的素描时间写在画纸上，他强调：你能找出的“面”愈多，你就能画更长的时间。

已是三年饥荒的边缘。美术组除了白纸、水彩、铅笔之外，不能提供任何画具。油彩像比梦还遥远，辅导员的方针是坚定地画素描。一次，他把吃剩的半个窝头替换了石膏体。我们一边画得眼花，一边懂了为什么打基础：窝头真难画啊。

创作画的机会很少。但董辅导员不是孙老师，他让我们“爱画什么就画什么”。这回我在心在意画的是一幅《收麦子》，一辆大车上坐了几个“红领巾”，一位老大爷扬鞭吆车，梦想中心爱的马，占了一半画面。辅导员把我的这幅画作装进镜框，挂在美术组的墙上。这一回我可没敢得意：满墙画里数我这一幅最差。何况我已懂得，展示的作品未必优秀，有时是为了比较讨论才挂到墙上的。

一天，看见董辅导员端详它，我们也围过去。辅导员

转过脸问我：“你是不是见过赶车的坐在右边？”

我茫然。他却高兴地说：“我一直觉得有些怪，今天终于发现，老大爷坐在车辕右边！一般赶车人是坐在左边的……”

我也猛然看清了！就在那一天，一种关于生活真实与画面平衡的思路，植入了我的心里。

每个星期天，从三里屯步行走到下三条，喊上一个美术组的伙伴，出神路街，进入坛口，走过静谧的日坛，推开红墙小院的木门，削尖几支中华牌的铅笔——

唉，日坛公园里的少年之家！难忘的美术组的每一个小时！

还有好多事，反正弄不清了。比如我们小学组曾来了一个据说是张仃儿子的小孩，是我的住在白家庄美术界宿舍的小学组伙伴祝重寿（一次我在一份杂志上又见到这个名字）领来的——但后来提起此事，人们说，张仃的小孩？就是张朗朗呀。我愣了，张朗朗与我也有一面之交，怎么比那小孩壮多了？虽然无关紧要，但有了机会，我要问问。

初中组有一个苗条高挑的女生，在小学组的伙伴眼中

简直像一个仙女。写这篇散文时我突然悟到：她一定就是我的恩师翁独健先生的三女儿翁如兰！直感不会脱靶，除她再无别人。读研究生时我和她很熟，但是从未谈过她的画，她肯定觉得念蒙古史的学究怎么会画画呢。“文革”中，她因为一幅漫画《百丑图》在美术界出名招祸，无人知道她的素描基础也相当了得。

——猜错了也可能。那就是说，在那个时代，美术、音乐各界，都是“五陵年少”和窈窕才女的出没之地。

而在当时，如我的一个少年，对周围人际是迟钝的和_不观察的。我的视线和感触，牢牢地聚焦于另一些地方——

那次董辅导员在画那幅油画苏三。他手持调色板，目光平视，胸有成竹。在小学组的伙伴叽叽喳喳围观之际，他手点色到，一支油画笔宛如魔棒。

画面上那个浓妆的画中人，一笔一笔地活了。难以言传，无可话语。浓烈的、闪亮的、透明的、魅人的油画啊，你把一个小孩的心掠夺了！

我对那幅油画肖像不能释怀。

多少年了，我依然用童心中残留的那幅画的印象，去

衡量见到的流水一般的画作。人们嫌我的评论苛刻，却不知我心里的贮藏。在我心中，那幅油画是完美的。它干净凝重，潇洒如梦，肖像比模特更加无瑕。它给我留下了油画高贵、不可侵犯的教训，而我一生都把它用在了别处。

3

我忘了为什么自己没考美院附中。

也许是因为初中组他们画得太棒，我一边看着自认不如于是溜了？

也可能是因为那时的学画——多少意味着生活的余裕，甚至家境的富裕。初中组的伙伴没有意识到，他们似若两界的谈吐举动，被一些少年敏感的眼睛注视着。也许就是因为那某一种差别，我甚至连思想斗争都不曾有，就悄悄地退后，离开了我少年时代的第一个理想。

不是上美院附中，而是错入了重理轻文的清华附中。泰山压顶般的数理化和歇斯底里的外语课，猛地终止了我的快乐涂画。

随即是强风席卷的革命。

理想在激烈地置换着。没有谁说他想当医生或者歌唱家。

我就更是一样，大字报上，忘了插图，待到某一天早晨醒来、睁开两眼打量外面时，世界已换了塞北草地一面平铺的、残酷的雪原。

在内蒙古草原的四年没有意识到应该画速写和创作——足以说明我不是画家坯子，缺乏艺术感受。

真的，怎么我就连想都没想过一次画画呢？我满脑子都塞满了革命、大队、蒙语、羊群吗？我视野里充斥的只是汗敖包、薄勒嘎斯太浑地、额尔登陶勒盖、泰来姆吗？我的潜意识里只存在明珠尔的额吉、穿破的羊皮德勒和折裂的毡嘎达、晚上归牧时吃得横出的羊肚子、在夏天辛苦挖出来但被人在秋天盗窃的为了过冬的羊粪砖？

反正就是没想起来画。

哪怕我们大队死了一个叫黄秀玲的女知识青年，我们用纸板画了一套她的英雄事迹，包在包袱皮里骑着马挨户在牧民中宣传——那套画主要是我画的——我依然没想起

来画画这件事！

若是心在别处，就说什么也没用了。

这种没有描画蒙古草原的遗憾，一直到了1976年第一次在新疆伊犁草原发掘时，才突然从心里蹿了出来。炭笔、铅笔，我叫苦连天地涂着，埋怨着自己怎么在内蒙古居然没有一支铅笔。

一次和昭苏的蒙古巴郎白音合西格一块儿，深夜里先是步行，后来搭上一挂蒙古人的马车，踏着美丽难言的夜景，一直从三公社（今天应该改名叫阿合牙孜，或者又改成几团几分场了）走回夏台。

也许只有美景的冲击，才打破了漫长的惰性。我一边用炭笔唰唰涂着，一边对那西蒙青年解释没画内蒙古草原的原因：

“没工夫呀！那会儿我们是牧民！……”

可能就是这么回事。

我们在蒙古草原的插队，与那些特权精英全然两样。很难解释成什么脱胎换骨，只能说我们真的变了，变得不仅忘了自幼的爱好，甚至观点也融入了他者和异类。

游牧生涯给予我的对美的感受，没有出现在画布上，却绕了个弯子差强人意地隐现在我的散文、小说里。只是我一直没来得及说：文学是粗糙的艺术。由于它手段的简单（码字敲键盘）和元素的枯燥（无色无韵），它藏污纳垢，容忍了那么多恶棍。

我有时也会留恋和后悔。

每次去画展我都禁不住激烈的兴奋。我对每一张思路低劣的作品都能看进去，因为羡慕其基本功的硬度。我对每一幅著名热卖的大作都不能苟同，觉得它们唯有那么一点色彩能力。

写累了时，我会陷入遐思，幻想和昔日小学组的伙伴们一块儿迅速经过美院附中，获得色彩的秘诀。然后，然后可就不再这么烦人地敲键盘啦，我满心的激情会催我一直画到倾吐净尽，抒发酣畅。

但是雅不逝兮时已逝，我明白：雄心不是无知的虚妄，绘画不是自恋的变态。我会由于喜爱偶尔动笔，会出版自己积攒半生的画作小品，也会最后完成念念不忘的几个画面，但是我注定今世不是画家，我无力再锻炼小学组

以上的基础了。

4

这是一个文人骚客如蝇似蚁一拥而上狎书玩画的时代，这是一个假画臭字如垃圾堆里的塑料袋一样污染中国的时代。

为了区别，在出版这本收集了数十年速写、草图、画作的心爱小书时，我想强调：

我不冒充画家。这本小书收入的并非“文人画”，也不敢做美术的炫技。正相反，眺望着自己迟疑的线条和失准的色彩，堵噎我心里的，唯有达不到绘画境界的遗憾。

我再次掂量了自己——终此一生我只能是一介作家了，虽然我也很喜爱其他语言，包括色彩的表达。

和此书的姊妹作、摄影集《大陆与情感》一样，此书宗旨并无改变：描写我的三块大陆——蒙古草原、黄土高原、天山南北，阐释大陆上各异的文明，为生息于斯的民众辩护，记录他们与我的关系。

只不过这一本的手段，是草图、速写，以及绘画。两

脚踩上的土地，也扩展到了欧洲、日本、地中海的西岸、加勒比地区与中南美——都是这个地球的关键地域。

此书先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责任编辑小戴和美术编辑小杨与我已是比兄弟更深的“同志”关系。在定稿当天深夜，他们从印厂回来给我发来短信：让我们一起期待她的问世。

新版增加内容，删改旧错，校正色彩，更名《涂画半生路》。责任编辑小闫也加入小队，付出心血。我想借此一角表达对支持者的感激，也倾诉在这严峻的时代里，强烈的语言追求。

如上追述，甚至与许多吃着美术饭的职业画家都不同——画家不仅是我整个少年时代的理想，而且我还有过一段不算短的学画史。所以，在自警和不吹嘘的同时，我也不掩饰自己的另一种语言憧憬，不掩饰此生要画成几幅油画的野望。

不知我能否说——

这不是什么才能的炫耀，而只是一种学习的记录。是的，也许已经到了总结的时候：从孩提的往昔，到人生的